应坚散文

# 依朵

依朵卖烤包子。

当年永城上街离我家很近的灯塔巷口，依朵薄皮烤包子独家经营冠誉全城。儿时人小嘴也馋，没事经常看依朵烤包子。他首先用未经发酵的面做皮子，和面时用开水烫一下，俗称“烫面”。皮子擀得薄如蝉翼，馅用萝卜丝、洋葱丁、豆腐，加胡椒粉和盐搅拌而成，事先在油锅里煸炒一下，炒出香味后待用。包包子时，依朵一双蒲扇般的大手细巧地揪起包子皮，用眼花缭乱的速度双手互动，犹如穿花蝴蝶，快速捏出整齐内旋的褶子花纹，中间还留了个小眼儿，很像小巧精致的艺术品。最妙的是，依朵在小眼儿内搁上了一小丁蝇头大的酱拌鲜肉，给人造成了包子里全是肉的错觉。

每当包子快熟的时候，平底大锅一掀开，婴儿拳大小肉香扑鼻的烤包子尽显眼前。依朵熟练地撒上一大把葱花，“嗤拉”一声，隔着老远，香味已经扑到鼻孔里。煎熟起锅后，几乎透过包子皮就可以看到里面的馅。吃起来好像包子皮都溶化到嫩肉油香之中，一咬还有一汪水，颇有灌汤包子的风味。

依朵当年五十来岁，长得特逗像个卡通人物，即使蹩脚的漫画家也能轻易地抓住他的面目特征。简单说就是一句话：大脸庞上两个绿豆眼，一撮小胡子，其他器官全都不显。鼻子塌得像是揉面时不小心按进去了，只留俩鼻孔眼儿；眉毛特淡而且稀疏，樱桃嘴微微地翘着像是随时在笑，两只小耳朵又小又圆，像老树皮上贴着两只小白木耳，看上去十分滑稽。

看依朵干活是一种享受，他一个人一边加水和面，一边擀皮包包子，脚下添柴助火，手上浇油加水拉风箱，胖大身躯却浑身灵动，敏捷轻巧竟一丝不乱。他就像精通博弈之道的棋者，“击左则视右，攻后则瞻前，有先而后，有后而先”，依朵干活时也几乎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，熟练就是美。

由于独此一家别无分店，依朵的烤包子摊生意特别红火，常常一锅烤包子还没出炉，已经有很多人在摊前排队等候了。有一次父亲的老战友从北京出差路过金华，特地换车前来看望。由于不是节假日，没有额外的肉票蛋票水产票，整不出一桌像样的菜，父亲带着我专门去买烤包子招待客人。听说北京来了客人要吃烤包子，那天依朵得意得小眼睛里都放出光来，那锅包子他格外精心地伺候。吃饭的时候，依朵的烤包子被当做压轴的重头戏端上桌来。事关中国人最讲究的面子，这个时候，依朵和他的烤包子在小城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就更勿庸言喻了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，听说依朵突然生了一种怪病卧床不起，县医院建议他到上海求医。去了一个多月，回来后一蹶不振，要靠打胰岛素维持生命。依朵没有传人，烤包子摊就此熄了火。听大人说，他得了晚期糖尿病，又叫富贵病，因为穷人一般不会得。后来我想，也许依朵是吃包子吃的吧？因为在当年的我看来，世界上最让人羡慕的职业之一就是卖烤包子了。而我至今也没弄明白，当年猪肉奇缺全部凭票供应，依朵烤包子用的新鲜猪肉都是哪里来的。

最后一次看见依朵是在一个冬天的早晨，肉店对面的马路边。半年未见，依朵原先浑圆阔达的身躯忽然缩小，成了瘦骨如柴的老翁。大冷的天他衣衫单薄，赤着脚穿着一双套鞋，哆哆嗦嗦拄着一根拐棍过马路。他拎着菜篮步伐奇快几乎像是在小跑，但实际上双脚却只是在一寸寸地挪动，形成了奇快与奇慢的怪异节奏。看上去依朵好像想买肉，但肉店前里外三层的拥挤人群让他望而却步。他仿佛用哀怜的目光求助高高在上的卖肉师傅，可正低头忙得不可开交的卖肉人根本就没注意他。

我远远地望着，这个曾经那么神气活现的烤包子大王，此刻犹如风前残烛，已是忽忽欲灭。

我再也吃不到依朵烤包子了。那两分钱一个，核桃大小，一口气能吃上二三十个的薄皮大馅香浓肥美的烤包子。我想起了那天父亲招待北京战友的那顿包子宴，也许是因为礼貌吧，父亲的老战友没都吃完。因为我跟随跑腿，剩下的包子父亲当彩头赏给了我。吃到最后一个包子时，我小心翼翼转着圈咬着烤包子皮。等到把一圈皮都嗑掉了，正要咬那块肉馅，没留神脚下一磕绊，馅团子掉在了地上。旁边我家早就在拼命摇尾乞怜的家狗‘花灰’蹿上前一口吞进了肚子。

多年以后，我读到了台湾旅美作家刘墉的散文。他曾经用气球来形容一个人对美好事物的怀念之情，说大部分人的记忆里都有一个气球，同时存在的，还有那不小心气球被戳破、“嘭”地一声化为乌有后所残留的淡淡忧伤——遗失的美好总是让人最为惦念。

我想，也许依朵和他的烤包子就是那只被戳破的气球吧。

农保 医保
永康瑞金医院
Yong Kang Ruijin Hospital
综合医院
眼科/内科/儿科/外科/妇科/中医科
(浙)(中)医广(09)[2016]第02-04-004号
地址:汽车东站对面(金城路163-177号) 健康热线:0579-89200516(391520)

本栏目由民建会员企业永康瑞金医院独家赞助

# 第一次吃棒冰

□程高赢

两天前，朋友林女士从俄罗斯捎了一箱海象冰淇淋给我，说味道醇香细腻，肯定比我吃过的任何棒冰都好吃。

我一大口吞下还未融化的冰淇淋，一股透心凉的冰爽随之而来。这股纯粹的滋味，与儿时的白糖棒冰非常相似，我的思绪瞬间飞回第一次吃棒冰的年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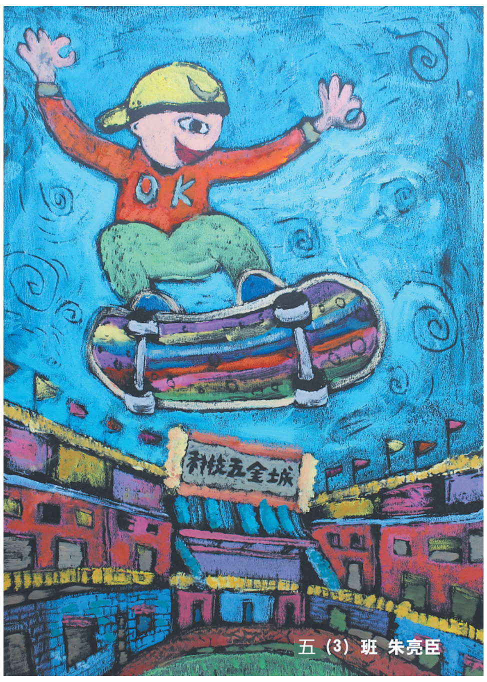
20多年前，棒冰店屈指可数。小孩们想吃棒冰，就得等着卖棒冰的大叔来。他骑着26寸的凤凰自行车，后座上绑着一个木箱，上面盖着厚厚的小棉被，大叔到了村口就会吆喝‘卖棒冰哎——’从没吃过棒冰的我哪经得住这一声叫唤，当即拉上小伙伴们飞奔过去。“3毛钱一根，5毛钱一根，断了的1毛钱一根！’大叔刚说完，我们一群人就傻了眼。你瞧着我，我瞅着你，兜里谁也没有5毛钱，谁也不知道这东西是否好吃。我胆子稍大些，天真地问：“能先尝一口吗，好吃我就买。”

大叔神秘地笑笑：“可以让你尝尝，不过不能用牙齿咬，只能用舌头舔一口。’说完，他打开箱子拿出一根断了的棒冰，并立刻把箱口的小棉被盖上。棒冰到我嘴边，我闭上眼睛，用舌头狠狠地刮了一口。啊，这么一口，让我永生难忘。没想到世界上居然还有这么好吃的怪东西，那股淡淡的薄荷香凉透骨髓，甜入心底。我急急忙忙赶回家，求着爸妈要了5毛钱，买回了一根棒冰。我双手捧着它，小心翼翼地慢慢吮着、舔着。周围的小伙伴们羡慕地盯着我手上的美味，我甚至能听到他们咽口水的声音。

后来，棒冰的种类多了起来，大叔的箱子里相继出现了绿豆棒冰、赤豆棒冰，甚至还有8毛钱一根的雪糕。馋嘴的我不仅把它们尝了个遍，而且还会央求爸妈在家里的冰箱也储备一些。

如今，随便走进一家便利店，打开冷柜，就能买到棒冰、雪糕。棒冰的口味数不胜数，有花生的、米仁的、八宝粥的、绿豆的、奶油的、巧克力的，尽管价格较儿时翻了好几倍，买者仍大有人在，可我再也找不到白糖棒冰的那种味儿了。

第一次吃棒冰，那种清凉甜美的滋味至今留在我的记忆中。


OK
科技五金城
五 (3) 班 朱亮臣

玩滑板车　大司巷小学五 (3) 班 朱亮臣作

新诗看台 永康日报、永康市作家协会主办
山川大药房友情协办

# 黄沙子的诗

## 一路走回

父亲顶着我，从永丰公社一路走回曾台
我估摸着大概有十五里路。
我抱着父亲的额头。
这是我记得的
最后一次和父亲身体的接触。
其后四十年，即使不得不
睡在同一床被窝
我们也都尽量小心地避免碰到彼此。
如果有上帝的话
唯有上帝知道为什么我能
拥抱我所能触摸的任何事物，哪怕是
病痛、交通意外、冰凉的河水
而独独不能挨一挨他的脚趾。

## 这些年

这些年我写的诗一大摞，足以印成两本书
一本里面是写得好的，我都忘记了
一本写得差一些，我给它们署名黄沙子

这些年我爱过好多好多人，远远超过恨过的
我最爱的那些，一个一个都死了
还爱着的，我紧紧将他们攥在手心

这些年我失去了母亲，只有父亲还活着
这些年我有了妻子，还有了儿子
我们中间一个哭了，另外一个也会跟着哭

我知道这里面一定有我还不明白的道理
我只知道铁桌子要是不丢，木桌子也不能丢
铁线莲不枯萎，木棉花也不能枯萎
要是太阳消失了，天空就会留下一个洞

## 誓言

这些年，喜欢的事物越来越多
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
但若有一天，你死了，我会做送葬的人

花瓣落到一个走路的人身上
一个人走路，总是会被各式各样的花瓣打中
落到身上的花瓣，也会陪他走一段路

## 仲夏夜

我们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
像一群松鼠紧紧抱着过冬的食物
此刻北方的云团离得还远
仲夏的风还没长大成人
只有明月提早升起
挂在离我们很近的天空
还有一个晚收工的农民
正在清扫禾场上散落的谷粒
我们等着他将我们叫醒
他可能是我们的父亲

（特邀组稿 陈星光）

百年山川
传承中华文化
弘扬国医国药
山川大药房 义丰号地址：望春东路86号
电话：0579-87830120 87126908
西站店地址：城北西路220号
电话：0579-87117752